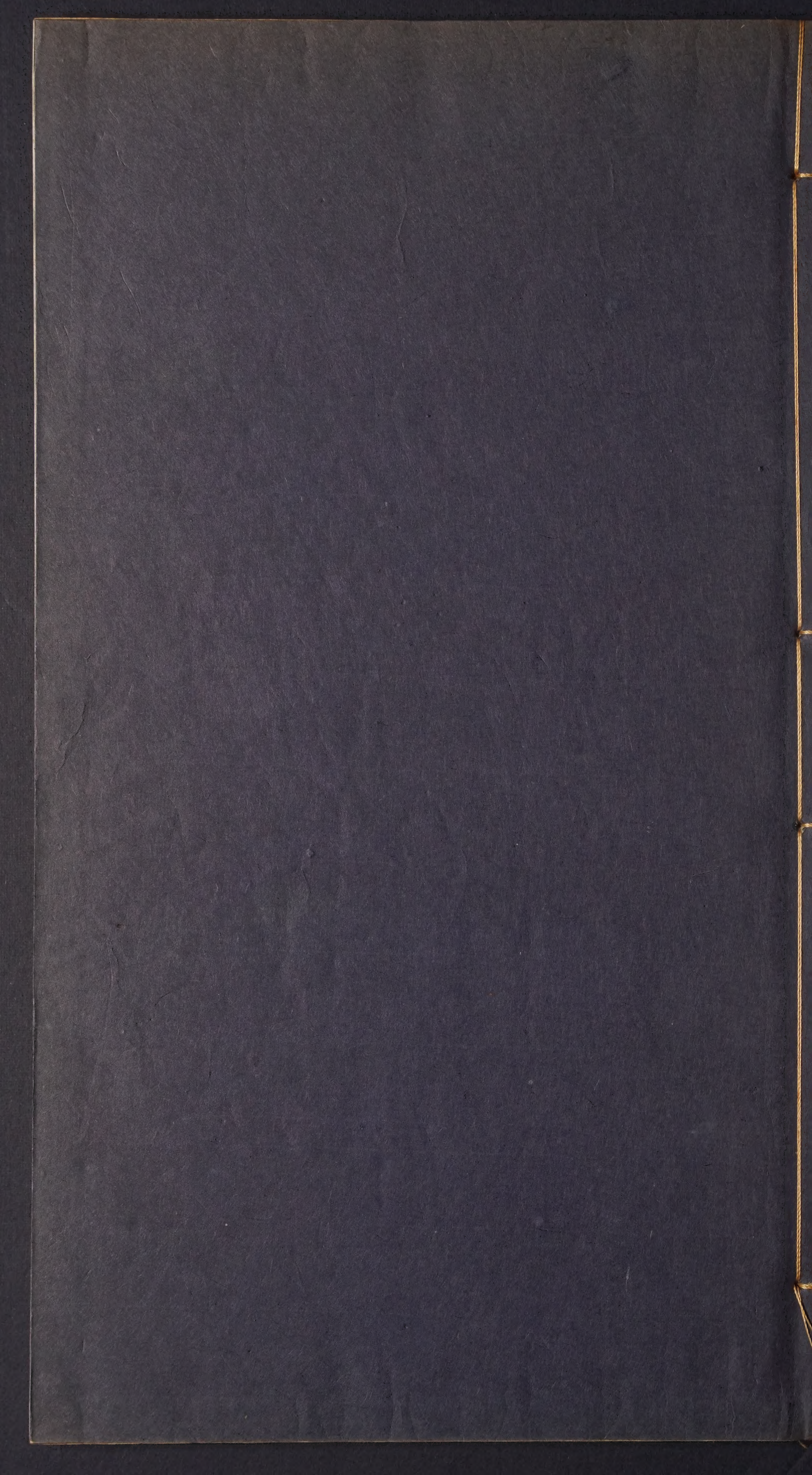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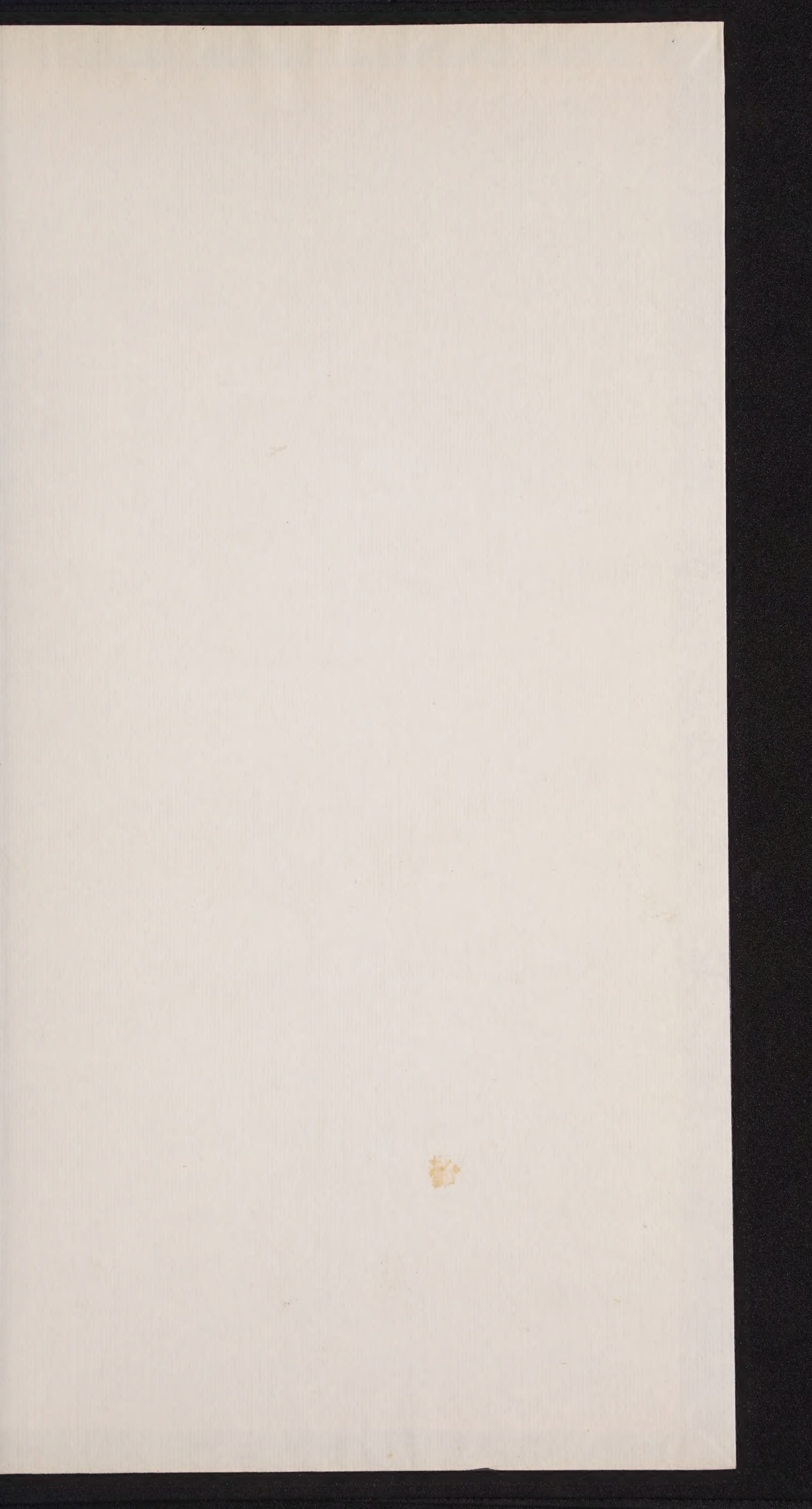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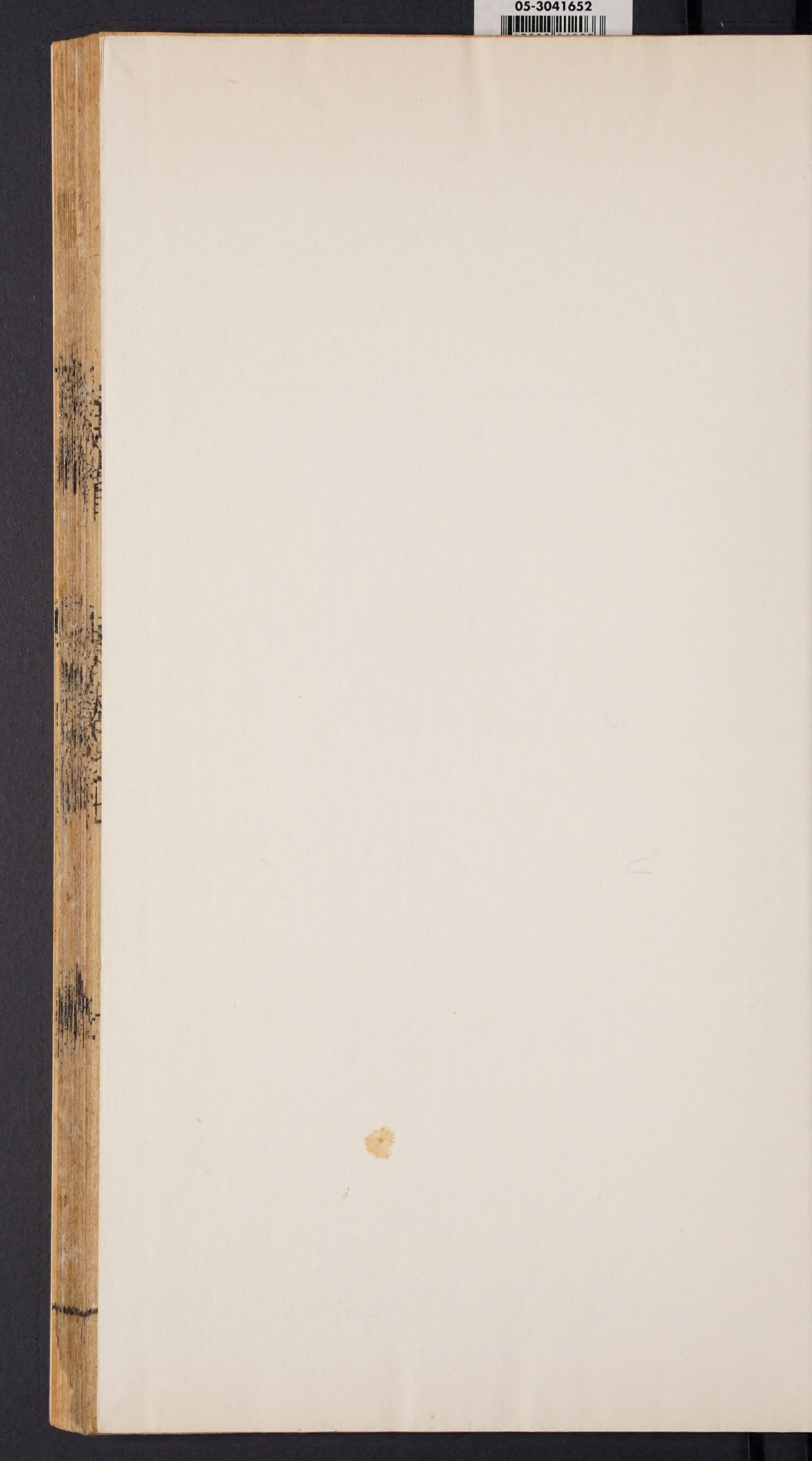





05-3041652



疑耀卷之七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纂修恩賞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無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

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及遷別官者皆不追
敘惟據進書時見在諸臣恩賞及之而已
宋元祐間祕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
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追敘祕書少監
劉攽等上言乞依黄鑑梅堯臣例官其一
子則特典也今當事者能援劉恕故事建
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乎

看畫時知孤寒

宋文潞公當國時有某甲官人者收得一
名畫如李成山水之類其乙官人借去模
一本送與文潞公一日出示衆賔某甲偶
在坐一見而笑曰得非某乙所獻乎潞公
驚曰何以知之某甲曰眞本乃某家所藏
數日前某乙嘗借去恐其模一本以獻耳
潞公驚甚曰不知可以借來一觀乎某甲
曰可遂命取來潞公凝視兩本久之曰畢

竟某乙者是眞衆賓亦相與和曰某乙者是眞某甲更不作聲而退明日有問之者某甲嘆曰某於昨日論畫時方知此身孤寒此話柄古今同之不足訝也

驢牽船

北地凡百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騾驢余嘗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宋正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濁漳非北地也

正獻廣陽人名本字誠夫

醴

魯元王爲穆生設醴說文一宿熟曰醴今人罕得其法元宋正獻集有鷄鳴酒賦序曰將陵李懷德甫家善釀一宿酒法以米三升用水以槪計者倍乃粥之入麴八兩酵半麴以飴爲酵殺四之一加麥糵少許和之適宜造於燈時比曉熟矣味甘且醇

劇飲不醉豈即醴耶

　龍無髓

龍無髓若有髓者蛟也元時有善墨名黒龍髓謬甚

　不信夷齊扣馬

夷齊扣馬事千古未有致疑者王安石獨不信有詩云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為況彼

皆舉卓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此亦一說也

頴師彈琴詩

韓昌黎聽頴師彈琴詩歐陽文忠以語蘇東坡謂爲琵琶語而吳僧海者以善琴名又謂此詩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也若琵琶則格上音豈能如此而謂文忠未得琴趣故妄爲譏評耳余有亡妾善琴亦

善琵琶嘗細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謬而
僧海非精于琴也琴乃雅樂音主和平若
如昌黎詩兒女相語忽變而戰士赴敵又
如柳絮輕浮百鳥喧啾上不分寸失輙千
丈此等音調乃躁急之甚豈琴音所宜有
乎至於結句淚滂滿衣氷炭置腸亦惟聽
琵琶者或然琴音和平即能感人亦不宜
今人之至於悲而傷也故據此詩昌黎固

非知音者卽頴師亦非善琴矣

齋醮

齋與醮義異而事同羽衣家鮮能辯之靈寳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牷血食謂之祭蔬果精脩謂之醮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類幷諸雜醮法凡五十六門以太上爲主北斗爲宗是三洞旣有二十七等之齋復有

四十二等之醮也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醮乃於齋後散壇故正一衙易正一服而後設醮謬矣夫醮三洞皆有之況散壇之醮乃齋事告終酬謝眞靈耳豈宜改衙易服別作一式乎

婦人在軍中

自古出師未有婦人偕行者故杜工部有女人在軍中軍氣恐不揚之句庚子山奉

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之作乃云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是趙王宅眷皆在軍中矣

磁器

宣和格古論古人稱磁器皆曰某窰器某窰器不稱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窰器乃稱磁耳今不問何窰所製而凡瓦器俱稱磁誤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眼鏡

閩廣之間有製眼鏡者老人目翳以懸目中則毫髮立覩古無其製獨劉跂暇日記中載杜和叔鞠獄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喻其意旣出乃知案牘故暗者水晶承目以照其文立見此眼鏡之所由製乎

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

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不以爲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樣子坡乃捧腹大笑余謂朝雲之言即前兩人之意也古今不合時宜者孰有出於文章識見乎若無文章無識見又何不合時宜之有

皮舩椽矢

宋太祖爲周殿前都虞侯時率兵圍壽州

嘗乘皮船入壽春不知皮船之制何似又壽春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不知其弩之大亦何似

絹易虜首

宋太祖謂胡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胡人一首計用二百萬匹絹則胡人可盡今制虜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於二十匹絹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往往不

能易慮一首何也

王勃千歲曆

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曆其言五行之運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行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勃或

有見惜其書已亡不得而詰耳

赫胥氏

古有赫胥氏二一曰赫蘇氏古蘇胥通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故云是胥為共義又云胥者胥史之意謂隆名不居而以胥史自況也未知孰是

曷字辯

曷从曰从匃曰者辭也匃者聲也無義葛

天氏之幣葛字从土从日曰乃古之合字卽爲聲也曷與堨同所謂田堨田堨土事古人曷多作害又說文葛蓋也與鶡皆音蓋集韻蓋覆也居曷切蓋曷盍三字古通故曷作盍且渴碣本从盍堨碣一从蓋轕礚嗑一皆从葛世不知爾

李虛中以疽死

今之祿命家言云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

中侍御史李虛中也苐虛中以服水銀疽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筭否

九還

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爲七返却到坤處爲九還此宋張景之說也天地且不可無還返之說況於人乎故養神者先氣氣先養腦腦先養精精先養血血先養水

天門開

宋王文正公旦幼時見天門中開其中有
公姓名龐莊敏籍帥延安日中夜恍惚見
天象成文云龐其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
天下凡十字余初以爲誕及余師趙文懿
公嘗謂余言丁卯歲在齋屋中忽見天門
開上有金甲神人現形數刻因呼同窓者
出視之皆不見惟公獨見也次年即登第

後果大拜乃知王麗二公之事不誣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言不圖以帝王之樂而作于諸侯之國也葢有悲心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之至也此亦八佾歌雍奚取於三家之堂意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

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卽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卽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顏子爲邦而終之以韶舞則于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譜系之學

氏族譜系之學我朝廢而不講卽講之亦必不能精自昔巳然矣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爲賀來本郟後而來纖亦爲來孔氏宋

後而孔達出於衛孔張出於鄭陳又有孔寧齊又有孔虺孫氏晉出而一出於商一出於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子南周楚之王孫既異于衛秦宋之王臣復別於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疫離析流亡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襍出如之何致之

封禪

封禪自古有之聖門絕不言及者管仲曰惟受命之君乃可行是一代始一行之也又須致瑞崇德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行于湯周有天下八百年惟行於成王孔子之時天命未改故不必講求也第六經之中亦未有論及封禪者惟見于大戴禮嘗以爲疑先儒謂舜類上帝及柴燔代山宗皆

封禪也然旣曰一代一行則柴燔岱宗之事乃五載且更舉矣卽以之爲封禪所不敢安

能耐通

古耐字多作能能耐古通用而義各有在史漢高紀耐以上請之是也耐者去頰毫而不至髡故耐亦音耏後人耐辱耐久假借以書之爾若以能恐爲耐自有晁策能

寒能暑之倒楚辭荀子皆以能讀如耐是
也

老始學詩

昔人有年過五十始學爲詩竟以詩名者
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斷自贈韋
左丞二十二韻爲始以年譜考之亦且四
十餘矣贈韋之作追憶少年壯遊之詩歷
述徃昔遨比曹楊近交崔魏然其盛年之

詩未有傳者夔州以後益老矣黃魯直入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晚年竟自删去不收集中余不能詩幸今猶未五十再三年乃學詩未晚也第恐玩愒歲月耳

禮部韻

禮部韻畧初僅九千五百九十字續降六

十有五字分爲五聲二百六韻其間通用
獨用各別若欣淳覃咸音相近而不同韻
者多矣至于冬東魚虞清青語麌御遇勁
徑錫昔以字毋推之宜可同韻豈不得附
於先仙覃談通古之例何乃偶別而不許
通押耶麻韻從奢以後馬韻從寫以後禡
韻從籍以後雅音別之宜當小異豈不得
用歌戈哿果鄰韻之例又何其纖悉於他

韻而凋畧於此也況變隸已久字文猥多
知音罕逢反切易舛韻家正如聚訟自唐
人釋文音韻行世而士不知古音久矣

易有小石

易傳說卦艮爲山爲小石他卦别無爲大
石者豈說卦有脫簡耶以意度之宜曰爲
大小石二陰在下小石也一陽在上大石
也是故戒于石互艮也漸于磐內艮也本

義曰磐大石艮何止爲小石亦爲大石矣易中凡言石皆主艮惟困於石不主艮遇兊之下剛也故皇極經世少剛爲土石土石同根在先天爲巽坎故土依於石而石依於土辰石相薄在先天爲震巽故辰爲之聲則石爲之音石之少剛與星之少陽同物故石在天則爲星而星在地則爲石氣類然也

五經皆有韻

曲禮以安民哉叶思辭以將入户叶下以將郎席叶怍皆古音也如中庸樂記禮韻間居其間韻語更多夫易書禮記本不必韻而猶有韻則詩宜無有不韻者何以周頌之韻多不叶而清廟維天之命乃通篇無韻然則所謂詩者豈曰韻語而已葢古詩字音句律皆天然中節漢儒以後乃以

訓詁求詩徒說其義不通其音試思三百篇皆可絃可歌後人泛作樂章每有不中絃歌之節者不知音故也

四民

古之爲民者四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卿之官最爲親民而獨無府史胥徒不知誰爲之吏竊意與賢出長與能入治郎所典之賢能爲之吏也故經文亟稱鄉吏群吏

此時儒無非吏吏無非儒耳

古琴

經典琴瑟並言魯論三言瑟而不言琴何也宋時郊廟之樂其琴以宮絃之中徽定黃鍾引上一徽即大呂商角徵羽亦自中徽引上每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聞矣余意必不如今人之弄手取聲也新調淫聲𨱎瑣繁縟余名之曰琴之異端

火鈴

道家有火鈴之説鈴金也火鈴言火與金也本出儒書道家竊其緒耳河圖之爲洛書也二七合乎南者四九乘之四九合乎西者二七乘之圖體而書用也五五天數從横十五則金火易位矣五六地數從横十八則水土易位矣聖人不言地數但以天數二十有五著于洛書者[illegible]火入用之

妙在焉水中有火故甚雨必電電之下爲火光火中有金故震電必霆霆之末爲聲度人經言擲火流鈴黃庭言火兵符圖又言火鈴冠霄人身中各有金火天丁流金火鈴非外索於鬼神也天以金火行人以金火生用於祈禳容有是理然其學以神霄爲宗此林靈素之紂妄也第以政和之崇尚竟致炎運之中否火反克火曾不能

救玉帝之子以長生青華之君況後數百年猶望其有靈乎

祀孔子之始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者謂詩書禮樂各有師若夔龍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蜀殿畫繪古聖賢其所祀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祀孔子而以其門人爲配凡今州郡通

祀社稷孔子承開元之制也自古仲春
秋入學合樂取斗建日纏卯戌合氣以合
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丁至宋政和四
年學雅樂成凡今釋奠用樂承政和之
也

曾點鼓瑟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群浴因言志或
是想像寓言非真浴也若前時群浴此時

對師誇說似非若問之禮若託與寓言無
乃荒誕于師友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
宋熊朋來善鼓瑟嘗作瑟譜自言嘗倚瑟
三誦覺得春入沂歸猶帶韻語當是所鼓
之瑟曲知此時曲終道語及之亦是一說
曾點非有意安排求異三子者三子言異
日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
亦以瑟之曲也古者瑟有歌有語有道道

者古人瑟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遍故曰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眞浴沂亦不是寓言也

乞墦

孟子乞墦章先儒疑章首有闕余意不但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別無嘱字此二章以嘱夫子嘱良人存言之當出於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

問荅若曰人皆可爲堯舜而不得爲者何也遂及乞墦事與孫瞯與觀皆視也因齊婦之瞯言君子之觀君子存之則堯舜與同庶民去之則妻妾不羞其分路處有相關者因知二章未必同余以兩瞯字疑其同蓋自君子觀之則知齊人所以不得爲堯舜矣

石介七十喪未葬

宋石介自言石氏自周漢巳來至于宋百
餘祀自高曾以降至於七世孫有七十喪
皆未改葬遂以書于王舍人君貺須五十
萬書云先人沒祿賜絕故不免於凍餒不
知先人存日祿賜不乏不以改葬七十喪
何也世之緩葬者固不少然亦未有自高
曾而下七十喪之衆皆不葬者豈拘于堪
輿之說耶其云不改葬者假葬也古有假

葬三年即吉之條晉郄詵母亡便於北堂壁間下棺謂之假葬三年遂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介既云七十喪未改葬則祖喪亦在其中而先人乃仕宦如彼豈不應除服之議不行於宋耶介賢者余偶讀其書不能釋然也

帝王之後皆蠻夷

閱諸傳記古帝王之後多爲蠻夷戎狄巴

人出於伏羲玄氏羌九州戎出於炎帝諸
蠻髦民党項安息出於黃帝白民防風驩
兜三饒出於帝鴻淮夷允夷鳩萋羣舒出
於少昊昆吾滇濮甌閩駱越出于高陽東
胡儋人暴輿吐渾出於高辛匈奴突厥沒
鹿無餘出於夏后夫中國姓氏譜系且不
可據而謂蠻夷戎狄皆系於帝王其可信
乎昔元魏自謂蒼林之後慕容自謂厭越

之後赫連自謂伯禹之後亦猶安祿山自
謂昌意後耳古帝王有知能不髮指

文天祥考

陶宗儀輟耕録元至元間文丞相天祥有
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不病而卒士人皆
以詩悼焉閩士翁某者有曰地下脩文同
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葢誚之也余不以
爲然子卽不肖亦豈肯忘父事讐耶元人

見丞相不屈于元故誣以子復事元耳及
按宋史丞相僅一子景炎三年丞相屯軍
麗江浦時軍中疫起子與母皆死于麗江
是丞相無子又按丞相集中紀年及丞相
集杜句諸詩丞相有二子與丞相母曾夫
人俱以疫死麗江者十三歲名道生歐陽
夫人出也次名佛生則黄夫人所出景炎
二年空坑之敗黄夫人携之以竄遂失所

在故集杜句第一百四十三章小序佛生已死第一百四十九章小序曰吾有二子是丞相之子又似止有道生佛生皆物故矣丞相因燕京于辛巳年正月元日嘗爲書以付男陞則弟璧之子丞相撫以爲嗣者也宗儀所誣事元者豈即陞耶丞相被誅陞旣襄大事且廬墓三年矣非不肖者豈復事元乎若是則丞相未嘗無子特非

丞相所出耳宋史即謂丞相無子者蓋隨丞相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丞相雖死而與復宋室一念目猶不瞑謂宋史者元人也恐丞相後人有欲為伍員者故璧也父既不忠子即事元理或有之然丞相家傳又曰丞相無子以絕人望耳丞相有二弟曰璧曰璋皆云元仁宗在潛邸嘗聞陞名召見之及即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

得代于南海道卒乃官其子富爲典文署
丞是陞果嘗事元而云乞歸或亦良心時
露耳第至元至仁宗凡隔四十余年既云
至元間出爲教授不病而卒矣又安得至
仁宗朝復官集賢學士耶甚矣宗儀之謬
也嗚呼壁之以城降于元也元主呼璧曰
是能考順我若壁者亦難爲兄矣宋史既
不欲詳丞相後事近代吉安郡志傳丞相

者亦復州州而丞相被執時郎余鄉五坡嶺麗江亦余鄉歸善地也余數四往來輒低徊不能去偶閱輟耕録故詳著焉

宮詞

古今宮詞唐王仲初建一百篇宋王禹玉珪六十七篇蜀花蕊夫人九十八篇宋寧宗楊后五十篇此世所共傳也宋元豐初有宦者王紳效仲初亦作宮詞百篇則世

無傳焉偶于他書得其二篇太皇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平明綵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頂瓏璁蹄駐馬畫工蹲地畫眞容二詩亦有思致其餘必多有可觀者豈以其出于奄竪輩故不傳耶第古今此輩能文者絕少安可

以人廢言也寶慈二字宋史不載當是皇太后宮名雙童女露面則當時從幸女侍皆帕覆首也此亦宋制諸書未詳者

禹錫玄圭

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書傳直言堯賜玄圭此于錫字固當但正文明言禹錫而解之以堯賜不相背乎故蔡沉又謂錫與師錫之錫同言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

于舜也是于正文不背但沉于堯典師錫
則從書傳錫與也禹告成功時尚爲人臣
而以玄圭贄見于君可稱與乎按爾雅錫
賜也是錫止爲上賜下之義若如沉說以
禹錫玄圭爲錫于堯亦猶端木賜之字子
貢也以貢爲賜以錫爲贄終屬強解宋儒
熊朋來謂五經惟尚書最難讀以古文今
文既異且壁藏歲遠殘闕既多伏生口授

不無訛舛余謂禹錫玄圭之語上下必有
闕誤書傳既失蔡沉亦未為得也

郭公

春秋書郭公胡安國以為國亡本于齊桓
公郭何故亡之語邪延舉謂春秋中所書
昔無今有者皆以為災如有蜮有蜚之類
是也遂以本草所載鳥名布穀者江東呼
為郭公疑此郭公為如書蜮書蜚之類謂

昔無郭公而今始有之故書也亦大鑿矣古今傳疑不可曉者即孔子且闕之後學何必强爲之說

顔謝優劣

昔人皆以顔謝並稱至今宗之余謂顔不及謝非止一塵謝詩奇拔意多在言外即鮑明遠初日芙蓉之喻亦止言其色澤耳未足以盡謝之妙處若顔則一以組織爲

工問作老學究口吻無論全集即昭明所

選顔詩已不及謝詩多矣

漢高祖尊毋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毋曰昭靈夫人婦爲后毋爲夫人豈當時禮制尚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

交之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趙丞相差次
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卽羣臣
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
家令說太公擁篲卻行帝乃大驚始下詔
曰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
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
是帝爲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爲庶人也
至九年置酒未央宮帝奉玉巵爲太上皇

壽乃曰始大人以臣亡賴不能如仲治產今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大笑意太公之七年爲廢人也帝得無宿怨乎亦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九州考

禹貢九州雍梁荆豫徐揚冀青兖周禮夏官職方氏之九州則無徐梁而加幽并漢地理志謂監二代攺徐梁二州合于雍青分冀爲幽并爾雅亦以并爲營故先儒謂禹貢之九州乃商制而禹因之也余按眞源賦伏羲別九宫因置九州法語亦曰伏羲作八卦分九州周公職録又曰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則九州又非始

於商而先儒誤矣余意九州斷非始于夏
商特九州之名至禹而始定耳第未知伏
羲黃帝時九州之名與夏周同否

誅少正卯

孔子攝相事七日即誅少正卯此固去惡
欲速之意然亦以其非眞相也特攝之耳
其不待八日九日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
九日不失位乎七日之内萬一女樂至則

吞舟終漏網矣此七日而誅少正卯非失
于欲速也蓋有深意也

郭汾陽二十四考辯

郭汾陽二十四考書中書余嘗思之不得
其說汾陽以天寶八載始爲左衛大將軍
至德宗建中二年卒于官壽八十五其在
事僅三十有五年耳及爲中書令乃德宗
即位建中元年也是爲中書令未滿二年

安得有二十四考耶今汾陽傳明言以身係安危二十年校中書考二十有四此何謂也因閱唐書職官志凡入仕之後遷代則以四考爲限此武德初年所定考敘之制然亦未著若干年爲一考又閱唐考功令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凡有四善四善之外有二十七最疑二十四考即二十四最而汾陽所居官又止與兵士調習戎裝克

備爲督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將帥之最二條相合耳且未嘗爲人屬吏也其非二十四最可知況中宗朝盧懷愼既凡百官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玄宗二十五年詔考課官人三年一奏永爲定式二十七年赦文亦云三載考績歷肅至德守而未變其云歲終之課正如今外官季報年報之考語非大計之考也故汾陽當

時亦三年一考無疑如二十四考則爲七十二年是汾陽十三歲即入仕也史傳固未言汾陽若干歲入仕其斷非十三歲明矣或者又以考功員外郎李渤議歲終考校宰相而下升黜之名第其時以宰相段文昌爲下考則一年一考汾陽在事三十五年故亦得二十四考耳余又按李渤爲考功員外乃憲宗元和二年則汾陽捐館

久矣余臆斷之汾陽有大功與諸臣不同豈其或行師或出鎮每有一功即爲一考耶其云校中書考者亦每一考即紀録于中書省云耳非以居中書而考也考古君子幸是正之

關侯謚辯

漢關侯之謚壯繆也陳壽以謚法名與實爽曰繆傳之謂侯剛而自用戾以取敗也

千載之下卒無一人出半語爲侯表暴者至今侯與晉賈充唐許敬宗諸匪人同科余竊究之壽曰樊鄧之敗侯實自取荆州一失蜀之大事去矣以繆爲謬固宜嗟嗟侯死而荆州失此非侯罪也侯圍樊鄧時居江陵供軍資者糜芳壯聲援者傅士仁也二人者憾侯積輕之不悉相救更聞侯欲還日置之法故二人入權間迎權夫受

鉞矣不用命者誅芳仁逗留不當問乎不即問之語復宣洩以啟叛心侯計誠左然以此罪侯謚以不美則當時未聞有此議也余閱國志趙翊軍之謚順平也其議甚詳當時議謚殊不草草且張新亭謚桓矣馬平西謚威矣黄漢升謚剛矣諸公皆出髯下者皆得美謚侯之忠勇蜀之朝野誰不傾心禪雖昏庸豈昧于侯諸公議謚時

景耀三年也姜伯約董豈皆有憾於侯而故加以不美之謚乎謚法有之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作繆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通夫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孰過侯者謚曰壯繆亦猶秦穆魯穆或作繆耳而以繆爲繆戾之繆橫生訾議甚矣壽之闇於謚也第壽之議抑亦有端侯爲氣多上人於士

大夫鮮所下士大夫時或宿憾卽當時謚繆爲穆安知無芳仁輩若者不以繆戾之繆藉口而甘心第壽實憾蜀卽諸葛武侯尚不能塞其口武侯而下盛名惟侯謂繆爲謬惟以快讒慝耳後主有知能不令姜伯約輩共披壽古乎余友人謝少連者識季漢書輙復因沿壽説故討辯之以貽少連且復書一通告侯祠下爲侯吐氣

薛居正妻

張齊賢亦宋之名相也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氏無子欲携貲産改適齊賢而爲居正庶子安上者訴於眞宗既足掩口矣安上不肖眞宗著令不得貿其居第而向敏之則貿之於是柴氏憾安上幷憾敏中亦訴於眞宗謂敏中嘗求娶已不許故陰芘安上此一嫠婦也而兩相君皆欲娶之豈以

貴閩抑以色重耶

漢書古本

今世所行史記漢書未必皆舊本也宋仁宗朝詔胡瑗定雅樂益州鄉貢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云嘗得古本漢志論黃鍾起數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古本漢書與今世所行者不盡同矣

墨

今世有新都方建元者爲墨譜又有程君房墨苑皆行於世其中所裒集皆一時名公筆也然未有能詳墨之所自始者上古無墨以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有黑石可磨汁以書或云即延安石液也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三臺上藏石墨數十萬斤不知即此石否第又云燒此消可用然烟中人又疑此石燒之爲燼乃成墨非磨汁即成墨

也魏晉間始有墨丸則以漆烟和松煤爲之晉之後乃有螺子墨但陸雲送石墨與兄機已云今送二螺則墨之名螺自晉已然特未制之爲螺也名之曰螺亦是丸子猶未製之爲片也故米元章畫史謂晉人多用凹心硯正以磨墨丸貯墨瀋耳至唐初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角膠爲片與魏晉間墨丸以漆烟

而不用膠者異矣唐末墨工奚廷邽乃倣其法然亦止用烟膠宋熙豐間有張遇者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其法遂至今不改世第知廷邽之墨入水不渝而不知其法蓋出於高麗也與張遇同時者又有葉茂實最得法清黑不凝余故表而出之以補墨譜之闕

璽印

古者天子未有璽璽之一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節有璽節也鄭康成謂即今印章止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璽所以封之也然掌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諸侯有璽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銀銅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言璽而曰印

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亦曰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蓋自秦始也然皆以組繫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匾而方大僅一寸許鈕中有圓竅以容組按古今攷方回曰印之背即謂鼻鈕印之面即印文篆鐫字空處爲竅而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紐也豈用時即解去其組而用訖復

穿以組耶然余見漢印甚多未有於篆文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回之說何所據又古者百官印皆佩於腰故曰丈二之組南部新書言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繫腰繫臂所以皆謂之佩也楊虞卿爲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蓋以今之印重而大旣非腰與臂所宜非貯之於匱益

不便矣是印之有匱自宋始也若今之印有牌以稽出入有胥吏主之在宋謂之印司則今之印牌亦自宋巳然也

不施其親

論語君子不施其親何晏以施爲易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巳之親也邢昺從之開元五經文字以施爲廢弛故陸氏本作弛朱考亭從之余按諸子書施皆爲殺而肆之

故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麕左傳秦施冀
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山海經殺而施
之晉語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萇弘胣胣
即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首戒伯禽以不
施其親者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
是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又何有於
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晉朝之戕
宗室賢士大夫尚可仕其朝耶微子一篇

皆論出處大致而以周公謂伯禽章次於
中其亦九經以親親繼尊賢之意乎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
功最大故踵舜以與身有天下矣稷養契
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
惟子孫始繼世光大焉稷之後爲成周天
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

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再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恒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即其後王若大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陵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弟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爲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

舜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几

古者室中度以几故古人以几名室者以諸器制度惟几有考工之遺法也今稱方丈函丈即此意君子朝與燕坐則設几而不敢倚几之義重矣哉故丹書之銘誦訓之諫曰無即安于几禮也

黃山谷不言命

黃山谷道機禪觀皆臻其妙獨不言命其詩文爲星命家作者絕少其與趙言柳彥輔兩人一方士一日者僅見於外集遺文而已觀其誌非熊之墓慨嘆夫命之不可恃日者之不可憑猶曰此爲非熊嘆耳若其荅林爲之有曰由命非由拙而放言亦云廢興宜有命乃知君子不可不知命罕言之可也

梧桐自生

鳳鷄火之禽桐大火之精梧桐嘗以三星見而放葉火西流而落葉鳳非梧不棲以陽從陽也一說凡燒餘藉燃之土心星照之則梧桐自生是梧桐乃自生之物非待於種也故詩曰梧桐生矣用字不苟如此

書經今文古文

六經自易而外惟尚書最古亦惟尚書最

說自孟子已不能盡信而况焚滅之餘
收壁藏僅有存者科斗隸古文字屢更
今所讀者皆今字也能與古文盡合乎然
古文尚書未必古今文尚書未必非古至
若與漢分合不同則不能無疑耳能取舜
典二十八字删去乎洪範康誥梓材諸篇
未免錯簡多士多方先後失次能以集傳
武成之例而改定乎亦右文之世所當講















